

北岳·中国文学年选

《名作欣赏》杂志鼎力推荐

权威遴选

深度点评

中国最好年选

陈克海 ◎ 主编

2018^年

散文随笔选粹

Selected Prose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北岳·中国文学年选

《名作欣赏》杂志鼎力推荐
权威遴选
深度点评
中国最好年选

陈克海 ◎ 主编

2018^年

散文随笔选粹

Selected Prose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· 太原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8年散文随笔选粹 / 陈克海主编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9.1
(2018·北岳·中国文学年选 / 续小强主编)
ISBN 978-7-5378-5803-8

I. ①2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②
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98480号

书名:
2018年散文随笔选粹

主 编: 陈克海
策 划: 王朝军
项目统筹: 庞咏平

责任编辑: 庞咏平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印装监制: 巩 璠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(发行部)
0351-5628688(总编室)

传 真 0351-5628680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 265千字

印 张 17.5
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9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5803-8

定 价 58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序

/ 陈克海

也是奇怪,想看哲学、了解历史,一定会挑“专门的研究”,但是偏偏对散文又改变了原则,散文还能职业写作?倒是喜欢一些画画的、搞建筑的、拍电影的、写诗的,甚至是写小说的,随手写下的文字。最近读佐洋野子的《没有神没有佛》、是枝裕和的《步履不停》,朴素自然的叙述,像极了家常,却又剔除了庸常的琐碎、拿腔作势的姿态。那些非同寻常的体验,肆无忌惮的坦承,洋溢着万物并作,原来人世如此奇妙谐趣。这是值得信赖的文章,美的存在。

后来翻见孙犁的文章,他说他平生读书,目的单纯,就是为了增加知识、探求文采,便也明白自己的那点功利心思,无非是想以最低的成本,获得更为丰厚的收获。

更是把周作人的一段话当成了信条,好的文章“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,见识明达,趣味渊雅,懂得人情物理,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,虫鱼之微小,谣俗之琐屑,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,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”。好像生怕没有走心,隔三岔五,还要拿毛笔抄上一遍。

但无论怎样标榜,一代又一代的写作者,才不会管什么领域与专业。他们饱蘸真情,写下独属于自己的发见。这也是每到年末,集中翻看散文随笔的乐趣,总有出其不意的文字清洗疲乏的神经。先前只觉微信公众号“正午故事”好看,现在又看到“单独”“人间”“读库”的文章也动人。散落在江湖中的儿女,更是以他们的

腔调讲述这个复杂的时代。李敬泽的《会饮记》差不多追了两年。黄永玉连载了几年的长篇《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》，无论风景，还是人物，一段，又一段，纷至沓来，堪称精彩。合上书，仍会怀疑，这真的是虚构吗？总是忍不住时时对照，好像他们的复杂感受里也涌动着我曾失落的经验。

坦诚以待不容易，卸下面具，率性行走，一句两句话怎么讲得明白？无法准确评述正在书写的人们，是不是完全认清了自己。只是开心，看到这世上，还有像小安、蔡寞琰一样的人，在朴素地还原所看到的世界。也有帕蒂古丽、格致这样的作家，对乡野物事保持恒久专注的热情。当然，余华、魏微自成一格的文字也让我迷恋，王祥夫、刘洁自由又散逸的叙述，更是让人反复把玩回味。更有高燃、钱佳楠这样的青年，怀着热情和爱，把生命当成了一场修行，不动声色地讲述着他们对生活的发见。

他们是有话要说的。

2018年10月9日

目 录

虫鱼

- 3 种花去 / 玄武
13 神遇记 / 刘洁
24 故乡风物 / 刘成群
33 玄鸟 / 格致

谣俗

- 49 下雪了,我就回来 / 帕蒂古丽
63 闲话(十七则) / 人邻
79 割稻记(外三篇) / 吴佳骏
84 禅修记 / 陈蔚文

讲演

- 97 山西的文脉 / 韩石山
109 打工者的故事 / 吕途
121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/ 余华
129 过度的道德主义值得警惕 / 贾樟柯

人间

- 143 吕沟村支教日记 / 高燃
163 老年色情店杀人事件 / 蔡寞琰
175 半夜笔记本之四 / 小安
181 审判布罗茨基 / 朵渔

读书

- 191 这些美的存在 / 钱红丽
199 李洱与《花腔》 / 魏微
219 李国涛和他的书话 / 卫洪平
225 抽象画里的尤利西斯 / 苏也

家常

- 237 混搭 / 王祥夫
250 长满苔藓的石头 / 胡烟
258 那个画地狱变的人,是我 / 钱佳楠
263 世界的世界 / 李达伟

虫 鱼

种花去

——自然观察笔记

/玄武

九里香

九里香之香，有王霸之气。卧室昨夜绽三两瓣，便香到不能呼吸。置于一楼门厅，花香直冲二楼。它应当在每年七八月份开花，却冬春开了三回。花每到我家，便添了猛兽气息，它们胡乱发飙，如之奈何。

九里香的香气，有点像暴马丁香。烈，久，喷水愈香，像丁香在迷蒙春雨中。友人说除了牡丹，所有最香的花都白而碎小，有道理。茉莉、桂花、米兰均不大，瑞香亦然，却是紫的。只梔子稍大。

梔子香浑浊，瑞香的香锐如刀尖。我爱茉莉之香，它清新，清晰，不经意透肤，浸透你，淹没头顶。

夏夜我坐园中，一树茉莉香气盛满院子，微微荡漾。到夜深不舍得离开。糟糕的是，我也因此不想干活写东西。

我用花和其他秘制的美容品，无人敢用。每天用来抹老虎嘴。狗嘴闪闪发光，它又臭又香。所谓明珠投暗、花插牛粪，又或者佳人寂寞老去、壮士一世无所用，大抵不过如此。唉唉。

香有光

一树櫻桃花，或许就在今晚绽放。我很想看到它们从蓓蕾到开放的整个过程，但不知有无耐心等待。

某年夏夜，一树茉莉花蕾。母亲过一会儿就过去看看开了没。一直没，便拉灭房灯。大约五分钟后我开灯去看，一树的花蕾，像我打开灯一样唰地开了，繁华雪白一树，白得在灯光下闪闪发亮，浓郁的香气，仿佛也自带光泽。

母亲嘀咕说：“你家花像贼，偷偷地开。”

花开有声，但极微，几不可闻，一些不懂自然的文人，矫情夸张而已。

我倒是听到过月亮下葡萄生长的声音。窸窸窣窣，以为是风，但树叶不动。那是葡萄蔓在头顶架上往前蹿发出的声响。它每天往前长一大截。夏日的黄昏盯着它看，能看到忽然的跳跃和匍匐。那么多枝蔓，像大群欢喜的小兽。它们被造物囚禁不能开口，憋得绿森森，把全部力气用来往前爬。

夜观花

鲜衣跨怒马，夜花一身雪。

饿虎目灼灼，咆哮有列缺。

暗昧坚如铁，弯月几曾跌。

时岁散如烟，流水岂有竭。

客子胡不归，徘徊弄玉玦。

——旧诗《夜花》

一夜长风，总算吹开一些櫻桃花，但仍未盛开。一两日内，要给它授粉了。如此才能多结果。鄙人自创的鸡毛掸子授粉法，已在老家普及开来。

花粉用掸子在八百里外的老家櫻桃园胡乱粘来，在树上刷一刷就好。简单而效果奇佳。

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。太原寒凉于老家，得清明之后。可以开始了。

写完一个东西，深夜，余力不足再成文，又兴奋不想去睡，也无酒意。

院里干点杂务。一边想什么，渐渐忘我。觉出有什么盯着看时，已不知多久。

抬头，原来是这树花，这阵它开出许多。一树雪白，目光灼灼。它的沉默有点像无声又齐声的呐喊；它多么谦逊，又何等骄傲，白的花串在苍黑的枝上密密排了开去，像行文密度过大、让人读得喘不上气的长章。

我盯着开花的枝条看，高处原本微绽白点的花束又开了。它几乎是猛烈。没有风和风声，我仍然没听到花开的微声。有个叫浦歌的写小说的朋友，耳力极好，据说他邻居夫妻轻微的动静能搅得他不能入眠——经常搅得他不能入眠。他若在，或许能听出开花的声音？

樱花的花香接近李花，却又不同，是一种清新干净的苦苦的药香。煎药时的药味腾而热，而浊，它却是清凉，如同美好一词的本身。凑近细嗅，能分辨出阳枝和阴枝花香的不同，后者柔和，前者爽利。但凭花香，我不能区别花蕊的雌雄。我很想说，它像洗尽铅华的女子的气息，又觉亵渎。

种月亮

今夜之月，明亮得狗吠一般。

可惜树蕾未绽。否则便是：花月正春风。

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有小儿……还有叫老虎的狗。

二十二年前，要买个小房。我说买房得高一些，否则连月亮都看不到。富翁小姑父突然问：“你看月亮干啥？”

我当时脑子短路，兼有羞愧，因为我的确想不通看月亮干什么。但隐约仍觉得看月亮……重要。

这事我想了多年。窗上时常可见明月来窥，我视为世间最大幸福之一。

此刻窗上皓月正当空。伸展到空中的花枝，浸在月光中，积蓄着力量。花苞已累累，明晨起来看，花苞会增大许多。

晋南方言，月亮叫月明。明发音“mie”，像个语气词或象声词。这总使我想到月像一只会吠叫的小兽，空中流泻的月光便是它的叫声。

在长文《白也》里，我不可避免地谈到月亮。李白很多不朽的诗篇均浸在月光之中。月对李白而言，像家乡一般，或者他原本就以月为故乡。他成年以后从未回到出生地，不像岑参那样前往西域，也不曾像王维那样奉使出塞。但看他的诗篇：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。长风几万里，飞渡玉门关。”有一年我在天山，望明月君临人世，下意识涌上心头的，便是这些句子。那一刻恍然明白，李白写下的天山明月，乃是他的家乡情怀。他诗中对明月无法言说的亲近感，或许正缘于此。

我爱明月、浸在月光中的李白，以及李白诗篇中的月光。月光对人有疗伤意味，而自然界的月光的确如此：月光的流泻，有助于树木伤口的愈合。每见树木的疤痕，我便想到它里面的月光，那些月光，已有了树缓缓流动的绿色汁液的微温。

我更愿以一则童诗结束这篇短文。在院里给花喷水，两岁零四个月的小儿臭蛋抢水枪玩。我记下他童稚的话语。童子的烂漫快乐，或许更能给人安慰。这是他在童诗中第二次提到月亮。《臭蛋说之060：种月亮》：

“爸爸我要玩喷水壶，
给我，不要抱抱，
蛋蛋自己玩，
不吃好吃的。”

“花花喷水水，
就能长大，
能开好多。
花花打针吗？”

“爸爸给月亮喷水水吧，
让月亮长大，
长出好多月亮。
哈，月亮比昨天大啦！”

暮光中

什么叫又贫穷又自由的快乐？

我曾有同办公室的同事，他在温哥华待过三年。他说印象深的一件事：有个乞丐冬夜睡在街头，警察过去给他盖了件衣服。乞丐等警察走远了，轻轻把衣服拨开一边，不盖。

当乞丐是他自主选择，他愿意那样生活。他还不肯接受警察施舍，又顾及警察好意，等警察走远才拿开衣服。这个事我一直受震撼。

暮光中，隐秘开放的花朵。品种：情书。

微微有光，光中微微有风，花在风中微晃，花瓣宛若欲飞。品名：炼金术士。

一朵雪白的芳香大花。日光照得透彻，拍下的图片竟成微黄。我反复想拍下她最美的一瞥，却是始终不能。

开制玄酒。工作量巨大。须一千朵怒放而未全盛之各色花；五十斤汾酒原浆，度数为64.8度。花全盛则力已衰，不堪用。

很久了，我忘记在晨光中、月光下、暮色里，观察这些葡萄藤蔓欢喜地匍匐和跳跃。有时像是眼花，但的确是绿蔓忽然一跳。这是能看见的生长。

人在忙乱中，会错失太多动人的美。很多美的享受不用——钱买，却是至高之享。但唯有内心宁静时，万物才得以清晰映照。

古枣林

一大片数百年的枣树林。震撼。

姚村五十多岁的汉子说：“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小时候这树就这么粗了。”一代一代人这么说。

枣树长得极慢，且长到一定年纪，人的肉眼几十年也难以辨别它的生长。大概因为长得慢，其木质极为坚硬。隋唐最重要兵器槊，骑将的槊杆

用枣木以特殊方法一年以上才能制成，据说成后刀斫不进，只留白印。

我们熟知的英雄秦琼、程咬金、尉迟恭，他们常用武器均为槊。

枣树寿。北宋汴梁有单将军庙，其内有巨大枣树，苍然成景。单将军即单雄信，勇冠当时，其所用神兵槊唤作“寒骨白”，为他十七岁时斫枣木亲手所制。单将军北宋时享国家祭祀。事见拙著《失败的英雄》。

以前人们不懂，不少古枣树因结果少，就烧了。

市侩化、利益化在当代已深入人心，成为潜意识。一个十二岁男孩问：“这老枣树值多少钱？”

我不能掩饰自己受到的震慑和心中的悲凉，也因此知道人心已彻底崩毁。钱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，为钱不惜一切，可以毫不犹豫摧毁任何美。

历史上和平年代，罕见这样一直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，深入到最基层每个个体的鄙俗。对钱的追逐，已经有点像战乱年代对粮食的追逐。黄巾军张燕率三十万军对敌曹操，能为大家有口吃的，整体弃甲伏地。

唉。多教给孩子们美的东西，不要再让他们粗鄙化下去吧。

一棵棵古老枣树，如一支支大槊，深插入晋南丰厚的大地深处。我在枣林，恍闻铁马踢踏嘶鸣、冷兵器猛烈撞击之声，望见深秋枣叶落尽，一棵棵枣树凝果如血。食枣的确补血。

秋气至

一只秋蝶。可怜它活不太久了。一阵风起，它美丽的飞行便会滞重起来；再一阵风，它轻微的尸骸便不知飘到何处去了。

麻雀无忧无虑，北方鸟品种少，女儿说北方鸟几乎就是指麻雀。某年用弩射一群雀，一弩激发，去寻，好几只没头的麻雀。太密了。喂猫，猫迫不及待，它连毛带身体咬得咯吱细响。猫比我残忍得多。

近年不杀生。

山间鸟明显丰富起来，多不能认得。有一种蓝莹莹的鸟儿，曳长尾，少时起从未见过。

鸡真实是二八月落窝，即孵雏。秋天的称秋鸡娃，不易活。没见过麻雀阴历八月孵雏，它们在人类檐下却不低头，还每天聒噪，我行我素，从来不远虑也不缺吃的。又自由，暴躁，捉住很难养活。我几乎佩服它们了。

秋气至，有黄叶了。它们像是被强烈的日光烧灼了边缘，其实并非如此。

北天凉远。昼鸣知了、夜鸣促织之时，秋已切近。促织，我故乡唤作促唧唧。名字便是更直观的象声词，急促的唧唧声。

尘间行走这么多年，我还从未见到比这个叫法更让我觉得亲切的。晋南多存上古音。有时我想，《诗经》中的四言短句，用那种倔强的、像一块块石头一般硬不连贯不交融的晋南方言来念，可能更意味。小时读蒲松龄的《促织》，总遗憾他写成促织而非促唧唧。有时几乎疑心，他是否写错了。明明是促唧唧嘛。我也曾捉了那秋虫，在灯下仔细察看。它在我手里并不能变化。它为何就能那般厉害？

细腻，勾画了了，深情，跃然于眼前。自清以降至今，状物之能，鲜有胜过蒲公者。《红楼梦》和《金瓶梅》则是两个我不喜欢的伟大作品。于我，读金如见蛆；读红嫌腻歪，它太像一个人无限拉长的青春期。

并非所有好作品都适合自己。我还是爱蒲公，他的作品符合我心目中好作品的异质化。至今日，我未见有汉语作家能超越他。蒲公对万物深情，因情深有时绝望，有时迸发出现实的恨，恨和情一样强烈。那些艳鬼花妖生动到触手可及，我仿佛能望到她们低头时下垂的某一绺秀发，嗅见她们各不相同的体香。

于我，蒲公的文字也是故乡的况味，秋天的况味，那亲切，神秘，深邃，辽远。包括唧唧断续鸣叫的秋虫声。今夜我如此强烈地，想念故乡的气息，正午空无一人的乡间行道白杨的萧萧声，寂寞而久长。夜间空中迷人的气息升腾，可以分辨出植物的各种香气，苦香苦香。露珠的香气，可能还有月光皎洁的香气——无月光的流泻，植物未必能那般令人沉醉。

梨花满

梨花一枝春带雨。这是女性化的梨花极致之美，同时又是男性作家玩味的女子柔弱、幽怨、啼泣之美。

但梨花也可以是刚性的。一树雪白繁花，奢侈、热烈、满不在乎，更有肆意挥霍青春的雄野气度。李长吉歌：

丰蒙梨花满
春昏弄长啸

幼年常在姑家戏耍。姑家院中植一梨树，树下拴一大黄狗。梨子初结，是绝不许摘的，我记得我偷望过多次，每次去姑家，都瞅一瞅树上的梨子是否长大一点。大我一点的表哥懂事多，他悄悄告诉我，尽量不要看，自然也就不想了。

在我快忘记的时候，秋天的一个雨夜，姑父突然说，想吃梨吗？你俩去摘。

我清晰记得当时的兴奋。姑父拿马灯晃着我们，我们上树去摘。梨在湿漉漉黑黝黝的枝间错置、晃动，湿叶擦过脖颈，雨水滴入衣后领，冰凉冰凉。树并不大，我和表哥都是爬树高手，但这株小梨树我们爬了好几次，每人都至少滑跌过一次。

一共只摘了两颗。小小的梨子，握在我们被湿树枝弄得黑乎乎的小手中，在灯下发着诱人的光泽。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。梨子的味道，已经全忘了。但多年以后，我仍然不时沉浸在那个摘梨子的过程中。

一棵梨树，下面拴一大狗。那时候我并不知道，这样一个场景，会成为我小小的、却是重要的生活理想之一。

人何其卑微。这个所谓的理想，我用三十年才达到。我终于种了两株梨树，狗窝留在斜斜相对着两树的角落。而姑父，已经过世二十年了。

树粗于胳膊，高过楼房一层，据说是最新品种。帮我搞来如此好树的阿柯及其老公，不能理解我的开心。我只是连声说，好，好，好树。阿柯说梨分雌雄，难以辨识，必须有雌雄两株授粉方可结果。我答无妨，它们只要开花就好，不，只要它们先肯成活就很好啊。

帮忙拉树的司机师傅阿武，临走时车刚起步又停下，从车窗伸出脑袋来，喊，树开花了，记着发个短信给我啊。

吾儿温暖最喜欢梨花。昨日上午，一起去为树们培土、浇水，见梨枝上已有骨朵绽现，未知是花还是叶。